

安全监督员

□星闪儿

那年我参加高考前最后一节生物课,孙老师嘱咐完考试注意事项后,又特意重点交代了一下高考后假期里的安全问题,不过是老生常谈:不去危险的地方,男生不要下河游泳等。按说这些都是班主任交代的事儿,再说我们都要毕业了,暑假属于无人管的地带,对于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同学来讲,高考结束就踏入社会了,再也不用受学校约束。

但那天,孙老师却把安全问题作为最后一堂课的重点,跟我们聊了很长时间。他说,等成绩出来后,那些成绩好的同学不要得意忘形。父母、亲朋都会宝贝似的供着,想买什么也支持、想上哪里玩也赞同,整个暑假,满世界疯跑,唯恐大家不知道你考了个高分、进了个好学校。

孙老师告诉我们,他曾经带了个毕业班,班里有同学,那年高考考上了上海一所名牌大学,开心得不得了,天天找同学朋友玩。一次坐公交,车内乘客已经拥挤不堪了,他还往上挤,结果人没挤上去,车开动了,裤脚却被车门夹住,司机也没看到,拖着他行驶了几十米才停下,可他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。

孙老师当时眼睛噙着泪水,几度哽咽,他说,安全这场考试,是要考一辈子的,而且这门课谁的成绩高,谁才是人生赢家,所以,同学们一定要时时谨记安全这根弦。孙老师还建议我们把这个暑假好好利用起来,或做暑期工挣点儿学费,或在家看看书学习,一人学就显示出比同班同学高出一截的优势,让老师同学刮目相看。

孙老师最后说,他希望我们毕业五年、十年乃至二十年、三十年后的聚会,大家都能给他交上一份满分的安全答卷。

后来,我们才知道,孙老师所说的那个出事故的学生就是他的儿子。他每带一届学生,都会将安全问题放在第一位。

现在我们高中毕业二十多年,孙老师还经常会在同学群发一些安全知识的小科普。虽然不做学生多年,但有孙老师这位安全员“云”监督着,安全这根弦我们始终紧绷着。这么多年,班里同学没有一个酒驾,也没一个在工作岗位违章的。在安全方面,我们都成了学霸,都值得孙老师欣慰和骄傲。

妥协

□孔阳旺

“儿子,爸爸干不动了,可以吗?”第一次看到父亲发来这句话,鼻子不争气地酸了一下。我父亲是名室内装修工人,干的工作既累又脏,并且十分消耗体力,每每回家时蓬头垢面、满身灰尘。年轻时我曾感觉父亲这个职业会让我抬不起头,是虚荣心在作祟,我至今也无法为此释怀。我喜欢带一些风格特别的装饰物,比如手链、指环之类的,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议论我。有一天吃饭时父亲仔细瞧了瞧,笑呵呵地说:“我以前也像你一样,喜欢戴这些玩意。”不管父亲还是母亲,他们曾经也有当王子公主的梦想,只是后来选择谦卑地向生活妥协,那些梦想也就永远埋在了回忆里。



十五岁的夏天

□熊荟蓉

那年我十五岁,中考刚结束,父亲对我说:“你考上了师范就去读书,考不上就去学裁缝。”

男木工匠女学裁缝,这是当时我们那边很多农村孩子的命运。我的两个堂姐都学的裁缝。我亲眼见到她们给裁缝师傅的小孩端屎把尿,还受到大声呵斥。我打心底不愿学裁缝!但那时师范院校的录取分数比本地重点高中都高很多,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考上。

我要读书!我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!如果考不上师范,我就去读高中,我要上大学!这是当时我心里最强烈的声音。可家底太薄,我还有两个弟弟,父母不可能供我一个女娃子再读好几年书。我很清楚自己的处境。

要是没考上师范,读高中,就得自己挣学费!那个年代,青壮年都难多挣一分钱,我还只是个小姑娘。我能想到的挣钱方式只有一个:割草。

我们那里的牛,春夏秋,吃的是青草;冬天,吃的是干草。很多人家都是在夏天多割些青草,晒干了扭成草把,齐齐地码在廊檐下,留着冬天喂牛。而那些没储备干草的人家,冬天就只能买干草了。干草三分钱一斤。虽然便宜,但是压秤。一个草把,可以卖一两角呢!

每天大清早,我就拖着板车上路了。我熟悉村子里的每一寸土地,知道哪里草长得长,好扭草把,也知道牛最爱吃哪一种草。早晨天气凉爽,我会跑到远一点的地方,一边割草,一边把草晒在田埂上,这样中午拖回去时,就会轻些。

避开正午最毒辣的太阳,一般在下午三点左右,我又会拖着板车上路。这时,我会选近一点的地方,为了让干活晚归的父母,帮我把草拖回去。

割草最深刻的记忆,就是热和渴。汗水有多么咸涩,我是用眼睛尝到的。眼睛

被汗水浸泡,又黏又辣,睁都睁不开。因为双手是泥,我只能低着头在衣服上蹭。

更难受的是渴。带去的一大瓶井水,总是很快就见了底。喉咙里干得冒烟时,我就捧河沟里的水喝。但只是润润唇,不敢吞下去,因为那水里有农药啊!

那时的天空,一定比现在明澈。可再干净的天空也不能解渴,再白胖的云朵也不能喂牛啊。田间小路上经常有卖冰棍的人,用自行车驮着一个木箱子,箱子里有用棉絮捂着的冰棍。五分钱一根的冰棍,于我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。我身无分文啊!

我一面幻想着那卖冰棍的是我的大舅,一面暗暗发誓:等我读好了书,要驮一箱子冰棍回来,专门发给割草的小姑娘。

那个夏天,村子周边所有的草几乎都被我割完了。师范录取通知书是在一个傍晚传到我们村的。当时,我正在割村医务室门前的草。赤脚医生义安姨举着一张纸片朝我喊:“蓀儿,快把镰刀丢掉!你的手,以后要拿粉笔了!”

镰刀“铛”一声掉在地上。我接了那张纸片就往家里跑。板车是母亲后来去拖回来的,镰刀没有找到。母亲第一次没为丢东西骂我,反而说:“丢了好丢了好!以后再不要你割草了!”

那年冬天,我家的干草卖了三十八块五角,而那时高中一年的学费也只要三十几元。也就是说,如果当时没考上师范,我会在下一个暑假,把全村的草再割一遍。

师范毕业后,我先在乡镇教初中,后调到县城教高中。我出了五本书,被推为市作协主席。不管身份如何转变,永远不变的是我对书的眷念、对理想的执着。

十五岁那年夏天我匍匐在地上割草的身影,也是我一生的姿态。我愿意一辈子流着自己的汗水,收割自己的梦想。我愿意一辈子举着这支笔,举着这光阴的灯盏,不让命运暗下来。

特别优待

□蔚新敏

了腰板挺直了“眺望远方”……总之,人家都低头答题,我摇头晃脑可忙乎了,字都没写多少。

监考的老师走过来,也不问我怎么回事,给我脖子上抹了点风油精,可能以为我是被蚊子咬了。见我还不“老实”,估计是以为我想偷看同学的答案,也不经过我同意,提溜起我的身体,直接把我的凳子往后拽、桌子往后挪。另外一个老师走过来,身体挡在我前面。俩老师倍儿默契,瞅着我,我知道他们是防着我抄袭。那天的考试,我成了药店的抹布——苦透了。

第一天考得不怎么好。可也不敢跟家里人说啊。吃完晚饭,我爸说:“你辛苦了,今儿晚上,躺椅还归你,电扇还归你。”我决不会让爸发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,赶紧溜到自己的床上,佯装睡着。待我爸叫我去睡躺椅,我假装睡得死死的,怎么叫都不醒。那天晚上,真热,我睡得大汗淋漓,第二天,浑身酸疼的感觉没了。

后来我就总结:把高考平常化,别给孩子太特殊的待遇,以免弄巧成拙。

围棋教室外

□王秋女

送孩子去棋院学棋,教室外的走廊上坐满了等候的家长。人多位置少,我左手边坐着一位大伯、右手边坐着一位大妈,都是来送孙辈学棋的。等待太无聊,我埋头刷手机,大伯和大妈就隔着我热火朝天地聊了起来,话题自然围绕着各自的孙子孙女。

两人先是从围棋聊起。大妈说自己的孙女跟别的小姑娘不一样,特喜欢围棋,你看这个班里,一共也就三个女生,老师夸她悟性好,才学了两年,现在她爸都已经下不过她了!大伯自然不甘示弱,说他家孙子学围棋进步也很快,跟那些比他大的孩子下,都是赢多输少。

第一回合不分胜负,于是话题从围棋这个兴趣爱好发散开来。大伯说自己孙子在画画上也很有天赋,去年刚开始学画画,就画得很好了,上次美术课,老师给他的那幅画打了五颗星呢!大伯又替孙子规划起未来:“我看他以后可以去考美院,当画家了。”大妈则说孙女在学电子琴,话一出口,她好像又感觉学电子琴并不能占到上风,立马补充了句:“钢琴当然也买得起的,但是她妈妈咨询过一个老师,那人是位名师,他说孩子还是先学电子琴容易入门。”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大伯科普先学电子琴的各种优点。

接下来第三回合中,双方开始比拼学习成绩,大妈说孙女上一年级之前就认得近千字了,每次考试都是100分,这学期又拿了个全优;大伯那孙子更是神童级的,据说才12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认字了,幼儿园中班时就能帮班里的小朋友模仿他们家长的笔迹代签字。

大妈问大伯孙子在哪个小学上学,大伯声音顿时降了8度,嘟囔着吐出“某某小学”。众所周知,这是个普通小学。大伯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,赶紧解释:“他爸妈那时非要再买套学区房,我不同意,家里好多套房子了,再买太折腾,而且新买的房子要装修,现在白毛病这么多,新装修的房子不敢住人哪!我说你看人家农村小学还有民工子弟小学出来的孩子,有些还不是成绩很好啊。”大妈认同地频频点头,机智地接着话头往下说:“也是,特地买学区房是没什么必要,在哪儿读不是读呢!你们那个小学也算不错的。我一直住的就是某某小学(当然是我们这里知名的公办优质小学)的学区房,孩子一生下来我就让她爸妈把户口落我这儿。当时上小学报名时我就坚决反对她爸妈送孩子去考什么私立,小伢儿弄得这么辛苦干嘛,公办读读嘛就好啦,当然如果她去考,肯定那考得进的!”

缠斗这许久,大妈终于显露出王者风范。

于是大伯迅速结束这个话题,话锋一转,说儿子媳妇平时工作忙,孙子都是自己一手带大的,他常教育孩子“你现在不好好读书,以后上哪儿找份好工作”,虽然他以后就算靠吃房租,也吃不完,但总归是没出息……铺垫完毕,主动亮明家底:“我们俩和儿子媳妇本来就有三套房,拆迁又拆了三套,一共有6套房。”

大妈沉默了会,大概正酝酿着该换什么话题。

好在此时教室里传出一阵嘈杂的喧哗声,围棋课结束了。大家都忙站起身,冲过去接孩子了。